

明代的銅活字

張秀民

活字版是比雕板更进一步的印刷术。十五世紀在西洋虽出現过少数木刻印本书；但他們一般所謂印刷术，都指活字版而言。欧洲自出現了活字印刷术，这才脱离了中世紀的黑暗时期，而进入了文艺复兴的黎明。故有人称印刷术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最偉大的发明，也被称为“文明之母”。现在世界各国通行的书报刊物，也多为活字排印，所以活字版在印刷史上也显得特別重要。欧洲活字版的发明者至今仍有爭論，而一般多归功于德国的谷騰堡；但他比我国北宋布衣毕昇的发明，已落后約四百年了。关于毕昇的发明，因有当时科学家沈括的真實記載，是确切可信的。他的发明，不但在国内流傳久远，而且也影响了亚洲各国如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等，甚至欧洲。不过在我国整个印刷史上居于首要地位的，仍是雕板，而活字板只是与雕板相輔而行，居于次要地位。这点是与欧洲不同的。这主要由于社会經濟条件所决定。鴉片战争后，中国淪为半殖民地，社会发生激烈变化，西洋的鉛印、石印等技术傳入我国，乃逐漸压倒旧有的雕板，以至后来占绝对优势。

活字印刷术因时代、地区、材料等不同，在我国記載上有各种不同的名称。如元代称“活字书板”或“活书板”。明代称“便板”，因为它較雕板方便。又称“合字”，以其集合各个单字而印成书。清代乾隆皇帝嫌活字板的名称不雅，改为“聚珍板”。因此朝鮮、日本也有人跟着叫“聚珍板”。清代又有“排字板”、“排版”、“摆字板”、“摆板”、“集字板”等名称，福建人称为“子板”，可能取子母相生之义。又因制造活字的材料不同，而有“泥活字板”、“泥斗板”、“泥聚珍板”、“澄泥板”、“磁板”、“木活字板”、“活字銅板”、“銅活字板”、“銅字板”、或简称“銅板”、或又簡写作“仝板”与“同板”、“聚珍銅板”、“銅摆板”、“鉛活字板”、“鉛字板”、“錫活字板”等名称。造活字的材料大別之可分为非金屬与金屬两大类，在

我国最流行的非金屬活字为木活字，金屬的則为銅活字。

宋岳珂“九經三傳沿革例”談到五代“晋天福銅板九經”。有人解釋它与石經相似，可用紙墨摹印，有人則以为可能是銅活字。北宋景祐三年(1036年)孙奭为“园梦秘策”作序，有“鑄金刷楮（同紙），敬公四海”的話。他所指的金是銅，或是其他金屬，是雕板，还是活字，也是一个疑問。元黄潛的文集中有“將鑄銅为板以傳”的句子。清孙从添“藏书紀要”称“宋刻有銅字刻本、活字本”。以上的文献，都是片言只語，語句含混，又无其他旁证，很难断定在毕昇以前或宋、元时代，已有銅活字。至于宋、金、元、明四代用銅板印刷鈔票，則不特有文献可征，并且有四代銅鈔板及宝鈔实物流傳；但是这些鈔板，都是整块雕刻的銅板与銅活字无关。因此在論述我国銅活字的开始，仍不得不从明代中叶起。现在把明代銅活字流行的情况，略述于下：

（一）江苏銅活字

1. 无錫华氏 安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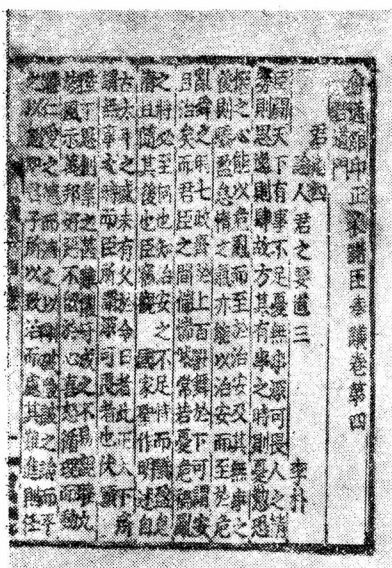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年間（十五世紀末，十六世紀初），南直隶所屬的无錫、常州、苏州一带，由于水利发达，土地肥沃，工商业繁盛，出現了不少大地主、大商人。无錫有三大富豪，当时的民謠說：“安国、鄒望、华麟祥，日日金銀用斗量。”三家之外，首推闕庄华琨^①。安国、华琨等凭籍优越的經濟势力，为附庸風雅起見，除刊雕书籍外，同时又大造銅活字印书。

华琨字汝德，号尚古，做过一任光祿寺的小京官，“致粟万鍾，田千頃”，是一个官僚大地主。他收藏书画古董很富。苏州名士祝允明（枝山）說：“光祿（指华琨）……年踰七十，而好学过于弁髦，又制活字板，擇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，此集之

^① 清黃卯“錫金識小录”卷七。

所以易成也。自沈梦溪（即沈括）‘笔谈’述活板法，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；然印有当否，则其益有浅深。”^①祝氏认为华理利用活字板，所以出书很快，而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游的“渭南文集”、“剑南续稿”等，也是深有益于人的。“康熙无锡县志”卷二十二也說：华理“又多聚书，所制活板甚精密，每得秘书，不数日而印本出矣。”^②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。他又用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編的丛书“百川学海”。

华理的侄子华燧（1439—1513），“字文輝，号会通，少于經史多涉猎，中岁好校閱異同，輒为辨証，手录成帙。……既乃范銅板錫字，凡奇书艰得者，悉訂正以行，曰：吾能会而通之矣。”^③其同乡邵宝“容春堂集”会通君傳說：“……既而为銅字板以继之，曰吾能会而通矣，乃名其所曰会通館。……君有田若干頃，称本富，后以劬书故，家少落，而君漠如也。”华燧虽比华理晚一辈，岁数也小几岁，而会通館的銅板，恰比华理的还早些，大約成功于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。他自己說：“始燧之为是板也，以私便手录之煩，今以公行天下。”又說：“燧生当文明之运，而活字銅板乐天之成。”^④他的动机只为免却手笔抄录的麻烦，造成以后他很高兴，就公行天下。当时有人打算把“宋諸臣奏議”（图一）重新刻



（图一）现存最早的铜活字本华燧会通館印“宋諸臣奏議”

糊邇邇，沾手便黑，有的字只印出一半，排的参差不齐。每半頁九行，因为只有一副活字，因此正文和小注，不

分大小，每行双排，实际等于半頁十八行，看起来正文像小注。又校勘不精，脱文誤字，每卷都有，印的实在不高明，而它恰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。

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人的类书“錦綉万花谷”，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“华家小銅板”，用大字印的称“大銅板”。后来他又陸續印行卷帙浩繁的“百川学海”^⑤宋潘自牧的“記纂淵海”，謝維新的“古今合璧事类前集”等。至于“九經韵覽”、“十七史节要”，则是他自己的著作。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燧年六十八，还印了“君臣政要”与“文苑英华辨証”。他卒于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，已是七十五岁了。他印的书每頁版心上方有“弘治岁在○○○○”，小字两行，用岁阳岁阴来記年，版心下方则有“会通館活字銅版印”字样。多为白紙大本，有的紙張拼接印刷，或直接，或横接，粘成一頁。会通館印书可考者約十五种，除“毛詩白文”为木刻外，余均为活字銅板。其中“宋諸臣奏議”、“錦綉万花谷”、“容齋五笔”、“文苑英华纂要”、“百川学海”、“音釋春秋”、“九經韵覽”、“古今合璧事类前集”等八种，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以前，相当于欧洲十五世紀的“搖籃本”，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別珍貴。过去外国学者称宋板书为“中国的搖籃本”，其实宋本为木刻，与欧洲金屬活字搖籃本，有本质上的不同。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，也只有上述华燧印的八种而已。

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印书。华坚字允剛，事迹不詳。过去或以为华坚的活板，模仿同县安国，其实安国出生較晚，只有安国模仿华家，不会华家仿效安家的。华坚印书多有“錫山兰雪堂华坚允剛活字銅板印行”牌子，或刊語，又有“錫山”（即无錫之別名）两字圓印，及“兰雪堂华坚活字銅板印”篆文小印。兰雪堂印有唐人类书“艺文类聚”，及著名文学

① 祝氏“渭南文集跋”。

② “华尚古傳”又見明文征“明甫田集”卷二十七。

③ 見明华渚撰“勾吳华氏本书”三十卷之一“华燧傳”。

④ 前者見弘治三年华燧“宋諸臣奏議序”。后者見弘治八年华燧“容齋隨筆序”。

⑤ 明弘治九年上海郁文博較正“說郭序”：“‘（百川）学海’近在錫山华会通先生家，翻刊銅板活字，盛行于世。”

家汉蔡邕的“蔡中郎集”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“白氏文集”，元稹的“元氏长庆集”等。“艺文类聚”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乙亥写的后序。“蔡中郎集”据说“前后错杂，至不可句读。”而近代藏书家对兰雪堂印本还是颇有好评。各书因为一行内排印两行，被称为“兰雪堂双行本”。兰雪堂本多注明活字铜板字样，而清龔显曾以为兰雪堂双行本“蔡中郎文集”等是明木活字，显然是错误的。

此外但称“华家铜板”，而不知何家所印者，有“史鉴”、“盐铁论”两书。无锡华家铜活字印书多，出版快，虽因校勘不精，为世诟病，而在创用铜活字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毋怪他们的出版品同宋板一样，为清代以来藏书家所宝爱，其中有数种失传，更觉可惜。

无锡华氏虽为一家，但过去对他们的世系，没有弄清楚。清末叶昌燾“藏书纪事诗”疑“华理”为“华璉”之误，并以华璉为华燧之子侄辈。今据清华季亨“华氏文献表”，华璉的弟弟名珏，并从玉旁，与华燧之子名从土旁者不同，华璉的名字并没有错。又华璉为十三世，华燧为十四世，璉较燧大一辈，叶氏反说成小一辈，把他们的世系颠倒了。叶德辉“书林清话”“疑华坚为华燧之从子行，以燧三子皆取土旁为名，则坚必其犹子。”这个推测是正确的。“华氏山桂公支宗谱”卷首，十四世华燧、十五世华“坚、字允刚、子四”。坚为华燧之兄华炯之第三子，华坚正是华燧的亲侄；不过他以华镜“必坚之从子”，却又错了。华镜为十六世，是华坚的长子，并非其侄。又有人把华璉作为华坚的堂兄弟，则已隔两代，自然更错误了。华氏印书多限于一代，只有兰雪堂华坚、华镜父子，两代印书。

与华家同样著名的，又有安家。安国（1481—1534）字民泰，也是无锡人。（图二）居胶山，种植桂花二里余，因自号“桂坡”。他以布衣起家，比华家更有钱，是一位豪商，当时号称“安百万”，“富儿敌国”。他曾捐款帮助剿平倭寇（一说海寇），疏浚白茆海口，修筑常州府城，遇荒年，他出来谷银两来赈济，又出谷数千石，无息贷放农民，有“义士”之称。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，以至充栋，曾说“积金诤愚，积书诤明”。“鑄活字銅板，印諸秘書，以广其傳。”他喜欢旅行，北至天寿山（即今十三陵）、居庸关，西至庐山、武当，历天台、雁荡，至普陀山而还。现存“游吟小稿”三十余首。卒于嘉靖十

三年，年五十四。^①

安国印书多在嘉靖初年，只有河北“东光县志”印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。东光廖



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，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，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“东光县志”六卷。安氏印好后就送给廖氏。^②廖氏目的在揩油，安氏企图交结官僚，双方无非彼此利用而已。这部“正德东光县志”，可以说是我国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，可惜早已失传了。明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俞泰跋安刻“初学记”说：“经、史、子、集，活字印行，以惠后学，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”。由嘉靖十年上溯二十年，则安氏最初造活字，当在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左右，时约三十岁。安氏印书一般多不记年月，只有“吴中水利通志”注明“嘉靖甲申（1524年）安国活字铜板刊行”。安氏印书虽较华氏诸家略晚，而比欧洲印刷术第一次传入新大陆的墨西哥（1539年），及俄国的莫斯科（1563年），还是要早些。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页有“锡山安氏馆”五字，而木刻本“初学记”则注“安桂坡馆”四字。“初学记”、“颜鲁公文集”、“安氏除铜字印外，又均有刻本。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“魏鹤山集”、“石田诗选”等。清钱谦益“春秋繁露”跋：“金陵本偶舛，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”。可知他印的还是比较认真。他的出版品用白纸或黄纸，有的印张也是拼接而成，这是明代流行的用纸

① 所有安国传记资料均集中于“胶山安黄氏宗谱”，1922年木活字本。

② 廖纪“送锡山安民泰北海南归序”，见“胶山安黄氏宗谱”卷十四。

節約的風氣。裝訂方面用當時盛行的包背裝，外皮藍紙，有印好貼上的書簽，這是仿照南宋的舊法。安氏館印的“鶴山大全集”每頁邊框外有大字“宙七十二”、“洪七十三”、“收七十四”等千字文編號，因全書一百九卷，印張較多，雖每卷已有頁碼，為便于折疊裝訂，故又用這些字號。此與西洋印本有時有紙上裝訂用的折疊號碼相類似，在我國印本書中殊為罕見。

2. 常州

無錫近旁的常州也有銅板，稱“常州銅板”。常州銅板未見流傳；只有明嘉靖間開州人藏書家晁璠見過“杜氏通典纂要”、“藝文類聚”兩種^①。未詳出于何家。

3. 蘇州

明代又有金蘭館、五雲溪館、五川精舍、吳郡孫鳳等各家印書，過去藏書家著錄，均作為銅字印本。宋范成大“石湖居士集”、明孫賈“西庵集”兩種，每頁版心上方均有“弘治癸亥金蘭館刻”八小字，後者有吳郡張習序。“玉台新詠”版心上方有“五雲溪館活字”二行，五雲溪館又印“襄陽耆舊傳”。五川精舍印“王岐公宮詞”，每頁版心下方有“五川精舍活字印行”小字一行，可能出于常熟楊儀家。（儀號五川，嘉靖初進士，構萬卷樓，中多宋元本。）又吳郡孫鳳印“陰何詩”，清黃丕烈以為孫鳳印“小字錄”，今閱黃氏舊藏原本“小字錄”所附明都穆跋，則孫氏所印者為“陰何詩”，與“小字錄”無關。以上諸家多在今蘇州一帶，正如祝允明所說的近時“三吳好事者”。明唐錦“夢余錄”謂“近時大家多鑄活字銅印，頗便于用”。銅字印刷方便，已為一般人所公認了。

4. 南京張氏

南京張氏未詳其名。其印本流傳者僅有“開元天寶遺事”一種，卷上首頁有“建業張氏銅板印行”一行，不載年月，乃復宋嚴州本。舊為明文徵明玉蘭堂藏書，今歸北京圖書館。又南京國子監生胡旻有活字，或以為是銅字，正德戊寅（1518年）有人借它來印宋林希逸的“三子口義”。

（二）福建銅活字

1. 芝城（建寧）

明代銅活字本中為藏書家最稱的，有芝城銅板“墨子”十五卷，藍印白紙二冊。為清代黃氏士礼居、楊氏海源閣舊藏，今亦歸北京圖書館。卷八末頁中間有“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銅

板活字一行，卷十五末中間有“嘉靖壬子歲夷則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銅板活字”字樣。過去對於“芝城”兩字，有各種不同的解釋。葉氏“書林清話”以為“疑明唐藩王芝址的兄弟”，清邵懿辰“四庫簡明目錄標注”以為“江右芝城”，屬於江西省之地名，吳光清作“唐藩芝城館”^②，以為齋館的名稱，已故著名收藏家鄭振鐸先生說：“藍印活字本‘墨子’，最為顯赫，却不知為何地所印”。“芝城”究竟是人名、地名、齋名，異說紛紜，始終是一個謎。前幾年我以為可能是湖州出板，因為書上有“吳興北川陸稔校行”一行。“康熙建寧府志”府城南有紫芝山，因古代產紫芝得名，又作芝山，而國內有不少地方稱為芝山的。後來見到清光緒間燕山劉世英所記建寧府城的民風土俗，城垣衙署，交易物產的稿本，是一部未完成的建寧府志稿。書中所記芝城八景，白鶴疊翠、黃華夕照、梨山積雪等，也就是建寧府城附近的風景，並繪有建郡七屬圖、建寧府城圖。劉氏名其書曰“芝城紀略”。乃知“芝城由芝山得名，確為建寧府城之別名矣，也就是現在福建的建甌縣。因此，芝城既不是旧說所謂江西地名，也不是齋館名，而所謂明唐藩朱芝城其人，更是“亡是公”、“烏有先生”了。芝城銅板活字，實際上就是建寧府城的銅活字。

今年北京圖書館又買到一部芝城銅板“通書類聚剋擇大全”殘本四卷。（存卷十六至卷十九）書中記載婚喪嫁娶，入學求師，上官赴任，洗頭沐浴，甚至婦女穿耳纏足，都要挑選日子。現在看起來是迷信可笑，而當時男女老幼為了趨吉避凶，却是日用不可缺的手冊，為各階層人民所需要。書題“芝城近軒姚奎纂輯”，“建邑蒲澗王以寧校刊”，芝城與建邑并題，更可證明為福建出版。建寧府附郭之建安县，與所屬之建陽縣，尤其建陽之麻沙、崇化等處，書坊林立，自宋以來，雕板書籍成為建寧府之特產，暢銷四方。在明嘉靖年間有遠見的书商更製造銅活字，印行哲學、迷信書籍。從此這個出版中心，不但雕刻木板，也使用金屬活字，這在建本歷史上是一個創舉。這些活字為建寧書商的一種企業投資，以營利為目的，與華家、安家等以揚名為動機不同，應與姚奎、王以寧有關。書中字体與“墨子”相同，而多小字，與少數陰文字，四周單邊，雙魚尾，

① 見“晁氏寶文堂書目”。

② 見吳氏“明代印刷與印工”文中。

亦与“墨子”同一类型。白紙墨印，印刷清楚。在卷十六末頁中間有“嘉靖龙飞辛亥春正月谷旦芝城銅板活字印行”一行，比“墨子”还早一年出版。嘉靖辛亥三十年(1551年)正是英国的爱尔兰开始印书的一年。

2. 建阳游氏 饒氏

建阳游氏銅板，为建宁府建阳县游榕所制。印本傳世者有两种：一为明万历初年吳江徐师曾所著的“文体明辨”八十四卷，題“建阳游榕活板印行”，或“閩建阳游榕制活板印行”字样。何以見得游榕所制的活板不是木字，而是銅字呢？这可从万历二年甲戌（1574年）印本“太平御覽”得到证明。因为这两部书的大字与小注小字，两号字体，用同副活字，故两書字体一模一样，四周单边，排印格式，紙墨等也多相同。“太平御覽”板心下方往往有“宋板校正、閩游氏全板活字印一百余部”字样，所謂“全板”，即銅板之簡写，清朝人也有写作“同板”的。“御覽”目录卷五有“宋板校正、福建游氏梓制活板、排印一百余部”大字两行。板心有时或作“饒氏全板”，或作“宋板校正、饒氏全板活字印行壹百余部”。所謂饒氏，就是福建書商饒世仁。这一副銅字可能先为游榕所創制，后来則为游、饒两人合伙所共有，故在同一書內或称“游氏銅板”，或称“饒氏銅板”，其实就是同副活字。“御覽”又有“閩中饒世仁游廷桂整摆，錫山赵秉义、刘冠印行”刊語两行（在周堂序文末）。这是一部福建排字工与无錫印刷工双方合作的出品。活字所有人之一饒世仁与游榕的族屬亲自动手排字，这样明白标明排工与印工名字的，在我国活字印本中是不多見的。这部书虽然一再标明“宋板校正”，而校对不精，脫誤錯字不少，字体歪斜，排板技术也不高明。一部一千卷一百十八冊的大书，要求正确无誤，自然也是不容易的。“文体明辨”为湖州茅坤所印，书一出版，“一时爭购，至令楮貴。”①在游榕題名前又有“归安茅乾健夫校正”一行，茅乾为茅鹿門的本家，担任校对之役。“御覽”为常熟周堂所印。周堂从閩賈饒世仁等購得半部宋板，又借无錫顧氏、秦氏所藏的半部，合成全书，作为底本，“印好一百余部，与顧、秦二家分而有之。”②奇怪的是这两部书可能都不在建阳本地印，而在江苏、浙江两省印。他們的工作流动性很大，这与初期的德国一部分的流动印工四散到欧洲各国印书情况相似，也开后来譜匠挑着活字担，走游江浙乡鎮間为人家排印家譜的先声了。

正德間庆元教諭原州人韓襲芳用銅活字印“諸葛孔明心书一卷”③。庆元旧屬浙江处州府，地較偏僻。韓氏的銅字不知是否出于浙江所制？又明代銅活字本种数最多者有“唐人集”，約近百家，亦未知印于何处？何家？清瞿中溶“古泉山館題跋”有祁东李氏銅板印“王状元标目唐文类”十二卷，而“天一閣书目”則作“明木活字本。”活字本中若自身沒有标明为銅，为木，确实难以区分。

明代的銅活字是雕刻的，还是用字模鑄造的，或者两者俱有，也是一个沒有解決的問題。近人或以为明代銅字中有的同一个字，而字体不一样，就认为鑄刻的。也有人认为用字模鑄造的。在文獻中有时也互相矛盾，如明秦金說安国“鑄活字銅板”，而安国的后代安吉又說“鑄活字銅板”。明华渚撰“燧傳”，称“范銅板錫字”，既然有模范，自然是澆鑄的，并且不但有銅字，而又有錫字。而唐錦說“近时大家鑄活字銅印”。兰雪堂有“刊字芦寬”，金兰館印本也写“金兰館刻”，建阳游榕自己称“梓制活板”，似乎又多是雕刻的。实物既无，文獻又不足，也只好缺疑了。各家所造字体不一，有长体、方体、扁体，有大字、小字、也有中字，有阳文、也有阴文。华家所造也各自不同。所惜者不仅明代銅活字均已毁灭，即清代的銅活字也很难找到标本了。

明代活字排印工除上述福建饒世仁、游廷桂，无錫赵秉义、刘冠四人外，可考者有鄭杲、时明、王奎、芦寬、广、員（或作圓）、魁、庆倪等，皆为华氏兰雪堂印工。”又有張奚、張嵩、陆細、李太、（或作印人太）、王鼎、王頂、王槐、許宁、永宁、赵等十人，均为安氏館印工。这些排印工大致为无錫一带本地人，至于他們的生活情况，則更不可考了。

以上是銅活字在明代江苏、福建一带流行的大致情况。为便于参考及搜訪起見，現在把明代的銅字印本按其出版年代先后，列目于下：（凡书名上有○者均为北京圖書館藏書，年代无考者附后）其中如弘治年碧云館活字印本“鸚冠子解”、嘉靖間蜀藩活字本宋蘇轍“欒城集”等，为銅，为木，尙未成定論者，暫不列入。

① 見明万历十九年刻本“文体明辨”顧尔行跋。

② 見銅活字本“太平御覽”明周堂跋。

③ 見“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”卷三。韓襲芳之名不見“庆元县志”。

明代銅活字印本編年書目

年 代	出 版 者	書 名	備 考
1490 年 明弘治三年 庚戌 上章關茂	華燧會通館印	○宋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	
1492 年 明弘治五年 壬子 玄戮困敦	同上	○錦綉萬花谷一百卷	有華家大銅板、小銅板兩部
1495 年 明弘治八年 乙卯 旃蒙單闕	同上	○容齋五筆七十四卷 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	此書見天一閣書目
1496 年 明弘治九年	同上	百川學海	聞某圖書館曾存九冊十七種
1497 年 明弘治十年 丁巳 強圉大荒落	同上	○音釋春秋	
1498 年 明弘治十一年 戊午 著雍敦牂	同上	○九經韻覽十二卷 古今合璧事類前集六十三卷	此書內有數頁題旃蒙單闕 此書見天一閣書目
1502 年 明弘治十五年 壬戌	華琿印	○渭南文集五十卷 劍南藁八卷	
1503 年 明弘治十六年 癸亥	金蘭館印	○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 ○西庵集十卷	
1505 年前 明弘治十八年前	會通館印	會通館校正音釋書經十卷 十七史節要 記纂淵海二百卷 會通館校正選詩	第一種見文祿堂訪書記，第三種見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詳弘治何年，第四種見明晃璫室文堂書目未詳年
1506 年 正德元年 丙寅 柔兆掇提格	同上	君政政要 會通館印正文苑英華辨証十卷	
1513 年 正德八年 癸酉	華堅蘭雪堂印	○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○元氏長慶集三十九卷	
1515 年 正德十年 乙亥	同上	○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○藝文類聚一百卷	
1516 年 正德十一年 丙子	同上	○春秋繁露十七卷	
1490—1521 年 弘治正德間	華家（未詳何人）印	史鑑 鹽鐵論十卷	見室文堂書目 見鐵琴銅劍樓書目 當為弘正間出版

年 代	出 版 者	书 名	备 考
1506—1521 年 正德間	同上	諸葛孔明心书	上海圖書館藏
1521 年 正德十六年 ^{辛巳}	安国印	正德东光县志六卷	已佚
1524 年 嘉靖三年 ^{甲申}	同上	○吳中水利通志十七卷	
1524—1534 嘉靖三年至嘉靖十三 年前	同上	○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补遺一卷 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 后集八十一卷 ○重校魏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另九卷 初学記三十卷 春秋繁露 五經說七卷 元熊朋来集 石田詩选	顏集初学記两种安 国又有木刻本
1551 年 嘉靖三十年 ^{辛亥}	芝城(建宁)印	○通书类聚剋擇大全	
1552 年 嘉靖三十一年 ^{壬子}	同上	○藍印墨子	
1573 年 万历年年	建阳游榕印	○文体明辨八十四卷	可能在浙江湖州印
1574 年 万历二年	建阳游氏饒氏 印	○太平御覽一千卷	可能在江苏常熟印
附年代未詳	常州印	杜氏通典纂要 艺文类聚	两种均見宝文堂书 目当为弘正或嘉靖 間
	吳郡孙凤印	阴何詩	
	五川精舍印	○王岐公宮詞	
	五云溪館印	玉台新咏 襄阳耆旧傳	
	建业張氏印	○开元天宝遺事	
		○唐人集約近一百种	未詳何家印天一閣 藏三十四家北京图 书館藏四十六家